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社科文库  
第四辑



# 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

## 职工代表大会的实践空间与转型逻辑

汪仕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东政法大学  
科学研究院社科文库  
第四辑



# 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

职工代表大会的实践空间与转型逻辑

汪仕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空间与转型逻辑/汪仕凯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社科文库. 第4辑)

ISBN 978-7-208-11772-3

I. ①阶… II. ①汪… III. ①职工代表大会制—研究—中国 IV. ①D922.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799号



·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社科文库 第四辑 ·

阶级与公民之间的政治: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空间与转型逻辑

汪仕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4 字数 350,000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772-3/D·2351

定价 48.00 元

## 编委会名单

---

主 任：杜志淳 何勤华  
副主任：刘晓红 何 敏 陈金钊  
委 员：王永杰 金可可 丁建顺  
陈婉玲 张 勇 李卫华  
高奇琦 王红曼 叶慧娟  
马金芳  
秘 书：洪颖滔 郑 菲 黄 炎

## 总序

岁月无痕，转眼又闻到了华政校园的丹桂飘香。金秋是收获的季节。

继出版第一、第二、第三辑社科文库后，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又隆重推出了第四辑学术专著。这辑文库(十本)体现出科学研究院发挥跨学科研究的多元优势，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深化研究，使科研人员迸发出了科研创新的思想火花。

2008年9月，我校通过引进优秀人才并抽调各院系精兵强将成立了科学研究院。旨在整合优势学科资源、营造良好科研氛围，以构建以法律学科为特色多学科协同发展的学术格局，在不断推出丰硕科研成果的同时，着力储备与培育优秀学术人才，激活多学科资源，强化跨学科研究，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进一步提高我校科研及国际化水平，以实现我校综合实力的跨越式发展。近年来，通过不断引进从事法学与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的高端人才，已形成了一支以资深教授为核心、以中年教师为骨干、以各学科博士或博士后为主体的科研团队。

科学研究院通过制定《科学研究院管理办法》、《科学研究院年度考核与评优管理办法》和《科学研究院社科文库著作出版资助遴选办法》等规范，建立了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切实做好科研服务与资源保障、努力营造团队意识与科研氛围，以保证研究人员能够充分实现其研究预期，使科学研究院逐步走上了科研的“快车道”。

科学研究院成立以来，逐渐建立并完善了三个学术平台：

其一是“社科论坛”，每周举行一次高水平互动式学术讲座。邀请国内外各研究领域的高端专家就各类重大热点问题专题进行讲座，同时也安排本院年轻研究人员交流研究心得，通过与同仁们进行学术碰撞，提高了科学研究院研究团队的综合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

其二是“社科通讯”，每季编辑发行一本《社科通讯》。以内容摘编、全文转载、论文选登和讲座精要等形式收集、整理与发布国内外最新的学科动态、学术前沿、研讨会议、研究成果等科研信息，为全校科研人员及时掌握最新学术资讯提供了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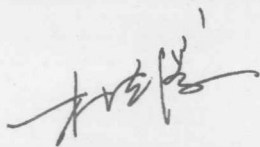
其三即是“社科文库”，每年编辑出版一套《社科文库》。为了展示科学研究院研究团队的学术成就，每年从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中遴选出精粹之作集结成辑，借助有影响的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发行。丰富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律科学的学术资源。

科学研究院既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研究队伍。研究者中既有颇具学术影响力的资深教授，也有年富力强、踌躇满志的副教授，更有一大批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年轻博士。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时代。愿科学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能抓住机遇、努力实践、执着追求、多出精品，并努力将《社

科文库》这一学术平台建设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一个重要的学术窗口。秉承“笃行致知，明德崇法”的校训，以“笃行”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是为序。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the author or a related official, positioned above the date.

2013 年 10 月

## 前言

科学研究是一种以探索自然客观规律与社会演进规律为目的的复杂的智力劳动，是一项艰难苦涩但富有创新价值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必须进行系统的研习和长期的积累，并在充分掌握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了解本学科前沿学术动向与学术成果，才能从事独立、具有创新精神的学术研究，从而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为学界所公认的成就。

我很欣喜地看到，经我校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的潜心研究，在往年出版三套社科文库的基础上，今年又推出了学术系列专著——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社科文库》第四辑。这些学术著作的面世一方面反映了大家勤奋努力的创新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具有的坚实强劲的科研能力。我向大家致以诚挚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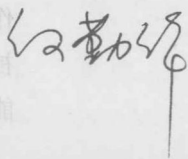
纵览科学研究院《社科文库》第四辑，其中既有资深教授毕生学术思想的凝练之作，也有中年



教师学术心得的呕心之作，更多的则是青年教师富有朝气且视野开阔的创新之作。这些著作或许是他们研习多年的博士论文，或许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深化和提高，或许是在博士论文研究基础上攀登新的学术峰巅的起步之作，也或许是研究者们多年研究成果的精心总结……这些著作既有对基础性学术理论的探讨，也有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分析；既有对中国各历史阶段文化的梳理，也有对国外特定制度运行机理的评述；既有以上海为特定对象的针对性研究，也有对特定产业的多元化探索。无论何种著作，都是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小觑的学术贡献。

由于科学研究院的多学科性，《社科文库》的连续出版，不仅有利于科学研究院研究人员对于各学科领域中的前沿及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也有利于多学科之间进行长期学术交流与融合，通过共同探讨形成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并通过《社科文库》这一系列出版活动面世，一方面将极大丰富我校，乃至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资源，另一方面也将有效开拓我校，乃至我国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科研成果的形成并非易事，它需要研究人员投入全部的智慧与心血。当今社会正处于多元化的转型期，我认为科研人员应尽量摒弃杂念、埋首书斋，真心实意地搞点研究、做点学问。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是一名学者取得成就的前提条件。正如著名科学家丘成桐所说：“好的科学家首先要坐得住”。这“坐得住”，我的理解就是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这样才能让丰富学养充分沁润自己的学术心田。



2013年10月



和阶级意识空前活跃和强大的时代。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资本的出现和发展,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变化产物的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逐步形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仅仅是一个财富增值的现象,很大程度是资本、财产和权力的社会化分配过程的结果。在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重新成长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冲突日益具有阶级、阶级冲突的性质和特征。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以前没有阶级,但阶级与阶级的观点“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可是真有阶级了——无论是马克思意义(生产关系)的阶级还是韦伯意义(市场关系)的阶级都存在于当代中国,然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语在许多场合包括学术场合却小心翼翼地被规避。

2002年陆学艺先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问世之初即风靡全国,正是因为它终于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中国阶级形成事实的鸵鸟式的态度,重新开启了对中国社会作阶级结构和理论分析的学术旅程。这本书最重要的思想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阶梯式的社会分层,根据其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等,可从上到下划出由最高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到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十个阶等,这十个阶等的出现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sup>①</sup>它的不足——按李强的说法,主要是以“职业”划分“阶层”,以“阶层”代替“阶级”,因为据说“阶级”概念使人易于联想到对立、冲突,而“阶层”概念不具有冲突的含义。<sup>②</sup>事实上,作为社会结构分化表征的阶层,从一开始就隐含着阶级冲突的逻辑,90年代频发的社会冲突不过是这种新结构在国家政策倾斜下的外显。不管怎样说,在该书之后陆续出版或发表的许多同类著述,表明了进入高速增长周期的中国,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等问题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转型期的中国社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234页。

会政治，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阶级研究的作者长廊中，马克思和韦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论不同于简单分层的阶级概念。简单分层的阶级概念是根据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来界定的，如上层阶级、中上层阶级、中层阶级、中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底层阶级。马克思和韦伯的阶级概念是依据那些使它和其他阶级位置联系起来的社会关系来界定的。这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人和经济资源的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生产资料”，韦伯称之为“市场能力”，二者在经验现象上是重合的或非常相似的。马克思更强调财产权、因财产权决定经济活动过程中的支配和依附关系，以及因财产权所决定的物质利益的分配。韦伯更强调市场能力与生活机会，即一个人拥有经济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比如资格证书、股票）影响到他在市场交换中取得收入的机会，不同的经济机会决定着他们获得物质利益的方式和数量的大小。<sup>①</sup>

在马克思的框架中，阶级概念与“剥削”概念联袂而至。剥削是分析人与经济资源关系特征的核心，但剥削反映的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权力关系，即占有生产资料、控制生产过程、分配生产成果的权力关系。“阶级间的利益冲突不只是简单地由人们拥有的东西导致的，而且是由人们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所做导致的事导致的。”<sup>②</sup>这个关于马克思阶级研究特质的表述大体是对的。对马克思

①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1 页。

② 同上书，第 34 页。

来说,剥削这个概念直接指向生产内部的冲突,而不仅仅是市场上交换中的冲突。列宁有一个经典的界定:“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①</sup>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韦伯深刻一些。此外,韦伯的阶级分析把阶级的存在限定于市场条件,而马克思以剥削为中心的阶级分析则可以推向无市场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制中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制中的领主和农奴的关系都是阶级关系,因为它们都包含着与生产关系中财产权相联系的剥削。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德热拉斯甚至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也看作阶级关系的一种,因为官僚对社会生产性资源的垄断控制使他们占有了生产剩余。<sup>②</sup>不过对韦伯来说,这些都不是阶级关系,只是社会等级、社会阶层或一些其他形式的权力不平等的例子,因为奴隶主和奴隶、领主和农奴、官僚和工人在生活机会的不同不是他们在市场上相遇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似乎又比韦伯广阔一些。所以在赖特给出的阶级分析三种模式图示中,他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不仅涵盖了“简单分层阶级分析”,也包括了“韦伯主义阶级分析”。<sup>③</sup>

但是,对于把握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的阶级,即作为客观的阶级归属与主观的阶级认同相统一的阶级构成而言,韦伯提出了更富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分析路径。韦伯指出阶级的形成,除了经济因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② [南斯拉夫]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33—62页。

③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分析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素外,还须把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考虑在内。韦伯所说的经济因素指的是财富,即财产权和市场能力,社会因素看地位,通常用职业声望和荣誉来表示,政治因素则涉及权力、法律和作为法律秩序产物的政党。换句话说,由于三种因素的同时存在,又由于三种因素的内在张力,阶级的构成和行为变得复杂起来。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阶级状况为例,经济上被认为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对知识资源的掌控和职业声望而居于社会分层结构(阶级结构)的较高等级,其“阶级意识”多半不再认同自己的工人阶级属性。而那些在生产过程已经丧失支配地位或分配主导权的劳动阶级,其阶级意识可能仍然停留在“领导阶级”的光荣与梦想之中。韦伯的分析似乎更强调从社会演变的过程来把握阶级概念,而不仅仅是从财产权的角度来界定阶级,尽管财产权(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仍然是韦伯阶级论的基石。这个分析路径形成了新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收入的差异和职业声望的不同影响了“阶级认同”或阶级归属感。社会学中关于所谓“客观阶级”和“认同阶级”的差异性和一致性研究由此而起。

三 客观阶级和认同阶级

“客观阶级”和“认同阶级”是着眼于社会冲突中阶级意识与集体行动的阶级分析框架。通俗地讲,“客观阶级”可按社会经济量表中的某些目录,如教育、收入、职业声望、出身背景、生产资料、权力支配等来观察,是就阶级划分上的客观归属而言的。不论你承认或否认,在社会分层结构中,你所在的位置就是由这些内容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是一种社会的实体结构。“认同阶级”则和阶级意识联系在一起,是主观上对其阶级归属的判断和评价。客观“阶级归属”和主观“阶级认同”经常不一致,由二者引发的质疑是:它们

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结构吗？抑或是分析社会结构时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理论框架？客观阶级的全体成员是不是都能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阶级？如果他们并不认同这个阶级归属，因而不采取行动来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又怎么能被归入这个阶级呢？

在集体行动的意义上，“客观阶级”与“认同阶级”有些类似马克思用黑格尔语言所表达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冲突论”社会学者认为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的冲突是由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引起的，表现在社会运动上就是阶级的冲突。改良派的学者把阶级冲突看作社会的病态，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的动力。阶级冲突或阶级斗争需要以阶级意识作为前提，阶级意识形成阶级的集体行动。马克思认为，没有阶级意识的阶级是“自在的阶级”(class in itself)，自在阶级的行动是偶然的、分散的、小规模、物质性的，工人阶级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克服“工联主义”的倾向，成为“自为的阶级”(class for itself)，这是一个觉悟化的过程。<sup>①</sup>这个过程是历史的(由时间积累而成)、认知的(通过理论灌输)、实践的(在斗争中成长，在组织中成熟)，经过这个过程，工人阶级获得集体行动的自觉，就变成自为阶级。阶级行动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所必需。阶级行动所以可能，是因为它被赋予了历史使命和政治关怀。

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资本主义所以变得比较“仁慈”，是拜工人运动所赐。摩尔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看到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充当现代化的主角，扫除阻碍市场民主关系的土地贵族和上层地主阶级，为民主开辟了道路；<sup>②</sup>但按照新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观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4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3页。

②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338页。



点，这个命题应转为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民主。工人运动史表明，19世纪的工人运动把争取工人阶级基本生存权利和扩大以普选权为中心的公民权利结合起来，迫使统治者对政治结构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和改革，推动了生产领域和公共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过程。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抗争，被认为是欧洲工业和社会民主的动力。然而，工人运动史也表明，工人阶级自身及其组织、行动和诉求是相当复杂的，马克思、列宁把工人阶级作为完成社会变革的主体，如上所说，其前提条件是工人阶级必须完整地认识到自身具有的阶级属性和历史使命，这种认识不可能自发产生，而必须依赖从外部灌输——即由革命知识精英对工人阶级进行启蒙和唤醒。<sup>①</sup>启蒙和唤醒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工人阶级的整体品质并不单纯取决于精英（理论和组织的）动员效能，而且取决于生产关系容纳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潜在的限度，以及国家面对工人阶级压力和要求而调度起来的回应能力和整合能力。马克思和列宁想象的总体决战的时代至今没有到来，不是工人阶级太弱，而是政治国家太强。工人阶级在科技革命、股权分散、宪政民主以及福利国家的政策中磨钝了它的革命意志，阶级的分层化和中产阶级化一方面阻止了阶级流动的两端积聚，阶级阵线越来越模糊，另一方面使阶级的主观认同越来越多元化，阶级意识越来越被公民意识所软化，阶级组织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公民团体所分隔。即使在仍然维持着庞大工会势力的国家，政治当局的法团主义政策也把工会组织变成了“功能团体”，即把以行业划分的工会组织编入国家决策体制中，使得它在自己的领域内享有垄断性的代表地位，而作为一种交换，国家获得了对工会组织施加影响和相当程度控制的权力。<sup>②</sup>现代工业市场结构和现代国家日益发达的政治机制成功地吸收和分散了近两百年来工人阶级抗争释放出来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3页。

② 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46—47页。



能量，这可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走向低潮的原因。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化的过程催生了阶级的生成和演化，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即从生产关系中地位的不同到对劳动力的控制进而导致生产的冲突）已经形成，韦伯意义上的阶级（即从市场能力的不同到收入的差别进而导致分配的冲突）也已经形成，由此重现了改革开放以前消失了几十年的劳资关系问题，社会冲突的阶级性质逐渐显露出来。当然，这种具有阶级性质的冲突还是物质性的，不是价值性的。“客观阶级”已经存在，但“认同阶级”仍然朦朦胧胧。不过，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赋予阶级与政权性质根本关联的理论结构，由于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机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中而导致国家权威重创的深刻教训，传媒和官方更愿意将伴随社会阶级结构分化而来的众多的社会冲突名之为“群体性事件”或“社会抗争事件”，而不称为“阶级抗争事件”，除了治理策略方面的原因，也反映了目前中国“阶级图谱”还不够清晰的状态。在理论上，阶级结构分化包含着冲突的逻辑，但冲突是否具有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冲突是否必然发生，按照以上分析，除了阶级意识的发育与阶级动员的实践外，还要看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发展出它处理阶级关系的独特方式和调节能力。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家对阶级问题似乎采取了某种耐人寻味的策略：（1）或者回避阶级存在的事实，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化的方式来处理阶级矛盾；（2）或者刻意模糊阶级的分野，把阶级关系诉诸法律进行调控，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引入仲裁部门和法律体系的正规领域；（3）或者承认阶级存在的事实，允许阶级的再组织化，但用法团主义的方式把阶级的诉求纳入国家的体制结构；（4）或者加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使阶级处于多个相互重叠的社会集团之中，阻止个人形成对某一群体的特定认同，从而增加“认同阶级”与“客观阶级”之间的壁垒。这些策略有些类似于吉登斯所说的把以“解放的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生活的政治”（life politics）为中心的社会，工人的维权实践